

广州考古七十年 赓续文脉 谱写华章

《新快报》参与记录见证

广州,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地下文物埋藏丰富。多年来,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州文物考古工作,正走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2023年,是广州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70周年、南越王墓发现发掘40周年、南汉二陵考古发掘20周年,新快报记者以及时、独家、深入的观察视角,记录着广州考古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新快报记者 潘玮倩



“考古前置”收获重要成效

广州是中国受现代考古学思想影响最早的地区之一。1916年广州东山龟岗西汉南越国木椁墓的发现,已为广州考古的肇始。1953年,配合城市建设,广州揭开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序幕,后被列为全国“城市考古的重要据点”。

1953年以来,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几代考古人砥砺奋进,辛勤耕耘终有收获。广州考古发现、抢救和保护了大量地下文物资源。金兰寺遗址、狮象遗址、陂头岭遗址、浮扶岭遗址、墨依山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南汉二陵,广州西村窑等重要考古遗址,国内外瞩目。

七十年来,广州地区的考古,一直都是配合基建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工作。临近岁晚,冲上热搜的“广州市中心东风东路小学挖出文物”,也让“考古前置”再次走进公众视野。

“要建设,先考古。”2013年5月1日,《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正式施行,广州通过地方立法实行了“考古前置”,其中,在广州“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的所有建设工程项目,都要循此法规;而中心城区(越秀、海珠、荔湾、天河、白云)占地1万平方米以上、周边城区(花都、番禺、南沙、黄埔、从化、增城)占地3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以及新建或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重大线形工程,也要落实“考

古前置”。

新快报记者此前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方面了解到,近五年来,该院开展了大量的考古项目,在先秦考古、古城考古、历史时期墓葬考古等方面均有重要新发现,如黄埔陂头岭遗址、增城金兰寺遗址、黄埔竹园岭遗址、解放中路东侧安置房项目、惠福东路大佛寺、中山六路遗址、海珠区南石头监狱遗址、市一医院南越国至清代遗址等,为构建广州先秦历史发展脉络、补充和完善广州城建史、丰富广州红色史迹等都起到补经证史的重要作用——而这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如果没有“考古前置”的法规支撑和相关部门的全力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

烈日寒冬里的时时刻刻

今年,新快报记者曾在阳光最猛烈的端午时节,登上山岗,与考古发掘工地的工人整日共度,体会他们在烈日炙烤下的耐心细致;也曾气温寒冷的冬至之前,深入老城区发掘项目现场,目睹了广州考古人,在刺骨寒风中稳如泰山进行测绘记录的姿态。

极端天气、风餐露宿,对于公众来说,这只是某些开放日的“遇见”,但对于考古人来说,这是时时刻刻。

时刻在田野,在充满希望的田野。考古学,是一门以出土实物资料为对象,提取阐释历史信息,尽量还原古代社会的科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是“尽

量还原”。而只有在田野,才有可能“收集确凿的资料”、收集证据。

我们的新闻报道,不仅记录了奔忙在田野上的广州考古人的身影,而且,向公众解释了考古工作的流程,它绝不是单纯的“挖啊挖啊挖”。考古工作一般流程包括:考古调查——考古勘探——考古发掘——资料整理——报告发表,其中,前三个环节在田野,第四个环节的资料整理,则包括器物修复、绘图、拍照、记录等,通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前后相比是1:5左右。

那么,尤其是对于配合基建进行的考古工作而言,当田野考古的发掘、

采集、记录工作完成,接下来怎么保护呢?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研究馆员曾向记者介绍:“在长期的广州考古工作实践中,我们对考古发现的各类遗存,根据其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价值,结合其实际保存环境,分别采取了全面收集考古资料并妥善保护出土文物后将考古工地交付建设施工、重要遗迹迁移保护、原址回填保护、原址保护利用和展示等四种保护模式。一些重要考古遗产在原址实施保护,并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予以展示,向公众开放。”

在考古博物馆里读懂广州

坐落在广州小谷围的南汉二陵博物馆,考古发现的广州六千年人文历史画卷,就在这里展开。

这座“考古博物馆”,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汉二陵(康陵)建设,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管理运行。展厅开放面积约3900平方米,两个常设展览为“云山珠水间——考古发现的广州”和“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

前者,多达约800件的广州考古出土文物,不仅是耀眼藏品,更是一部用真实可信的考古材料、呈现先秦时期广州地区人类生活形态及与周邻地区的文化交往互动、秦汉以来2200余年广州城市发展变迁及持续不断与海外交往的“历史巨著”。

今年6月10日,康陵遗址全面完成本体保护与展示利用工程。在我们的专题报道中,记者抚今追昔,20年前,广州

大学城初建,两座帝陵,刘岩和刘隐的康陵/德陵,重现人间;20年后,此地绿树成荫,康陵遗址开放区,依托原址建起。

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博物馆区和康陵遗址区,如今,是广州考古“发现、保护、传承”的生动案例,充分体现着“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精神内涵。

【总结与展望】

遗产保护展示工程 极大地提升广州的城市软实力

2023年11月28日-29日,“新时代考古:保护、研究、传承”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既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件大事,也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级的考古文博工作者,是交流经验、共谋合作的良好平台。会上,各位专家代表围绕新时代城市考古重要发现、考古遗产保护与展示利用、公众考古与考古成果传播等议题,进行了22场学术汇报。

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英民在会上接受新快报记者专访时感慨道:“我特别钦佩广州考古人,历经七十年的不懈努力,保护下了这么多丰富的考古遗产。大家知道,广州是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在这里能保留下来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光明广场的水闸遗址、北京路上的千年古道等等,应该说,这些遗产保护展示工程极大提升了广州城市的软实力、重塑了广州的城市形象,这是我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对广州最深刻的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岩石则在学术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表示:“这十余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多学科合作、考古发掘精细化、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前置等转变与发展,让我们考古工作者倍感振奋”。他分享了三点感想,第一、注重探索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理论与方法论,第二、保证一张数字化地图基础上的城址考古是不能动摇的原则,第三、不断提高古代城市考古工作精细化、科学化水平。他说:“我由衷希望,在城市更新改造、城市建设发展迅猛的今天,我们责任在肩,应该当仁不让,勇于尝试,通过一些新的学术探索推动中国考古学整个学科的高质量发展。”